

“男爵救不了拉莫迪亚。”

斯塔尔曼在梦中这样对自己说：“企业们是无可救药的；男爵是镀金铁笼里的囚鸟；冻土里的种子已经埋下；正好他们要对我动手，不如将计就计——”

“奥布雷克阁下，”一个看不清面孔的棕发女性从梦境边界的雾气中走出，对斯塔尔曼一躬身，“新的躯体已经送到，按照我们的约定，今晚您将附身于新躯，明天，不知情的企业们会对你动手，您在新躯死亡后将回到旧身躯，然后真正成为我们的先知。”

“外乡人的法术真是神奇，即使已经从西娅那里听过许多，还是忍不住感叹啊。”斯塔尔曼随即向棕发女子点点头，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棕发女子手中多出几张卷轴，以一种拉莫迪亚没有的语言开始吟唱起来。那构成歌声的词句斯塔尔曼完全听不懂，却因为自己的能力，神奇地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她唱的是：“凡星火未熄处，必有灰烬可循；焚身照路的持炬者，双目灼盲，越过高天，窥尽诸界暗面铭文；星辰的丝线，编织生死交接处的诺言……”

黑暗的房间之中，隐约有一阵几不可见的浮动，床上的白发男子始终阖目而眠，似乎什么改变也没有发生。那些投注于此的万千耳目，也无一被惊动，在无人注意的角落，笼中的雀鸟已经预备着展翅高飞。

斯塔尔曼知道，身躯交换已经完成。他与棕发女子对视，郑重地再次承诺：“感谢结社的帮助，斯塔尔曼·冯·奥布雷克铭记你们的慷慨。我将尽我所能，与诸位焚身照路者共窥诸界暗面铭文，届时外乡人将找到归乡之路，拉莫迪亚也将走向温暖和希望。”

真理之刃

启明 124 年□月□日

……斯塔尔曼·冯·奥布雷克遇刺身亡，其弟施特罗·冯·奥布雷克成为新男爵。……企业联盟表示：“拉莫迪亚必将在新任男爵的带领下走向辉煌。……”……

死亡来得很快，企业们下手非常狠，他们不会给自己得到救治的机会。斯塔尔曼翻阅着《真理之刃》对自己“死亡”的报道，静静地想到：整个计划唯一缺憾的地方，就是——施特罗肯定伤心坏了，他那么爱撒娇，那么喜欢粘着哥哥，没了我可怎么活？但我假死的事一定不能告诉他，他什么事都表现在脸上，只有让他真的以为我死了，企业同盟才会相信。施特罗应该永远不会发现他亲爱的哥哥还活着吧？等到拉莫迪亚走向温暖和希望的时候，我会找机会再见见他的……

三天后。葬礼现场。

年轻的新男爵神色扭曲地看着水晶棺中毫无反应的尸体——他借口与不幸身故的哥哥最后安静独处一会，屏退了所有人，企业的人确定这幅躯体已经死亡，也不疑有他。

“为什么，为什么永恒之心没能让你活过来？”

“为什么啊，我亲爱的哥哥？”

他伏在那冰冷的胸口侧耳倾听一会，似乎寄希望于那颗沉寂已久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渐渐握紧了拳头，然后状若疯癫地开始撕扯尸体身上的衣服。

“亲爱的哥哥，你是装的对不对？你其实还活着？不然永恒之心为什么不能让你复活？我费尽心思夺取永恒之心，就是为了让哥哥的心脏病永远不拖累哥哥的梦想啊！这么轻易地死去又算怎么回事——”

忽然，他在尸体的脚裸处停下，大拇指摩挲着那里光滑的皮肤，低低地笑了起来。

“我的好哥哥，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那里本该有一个两天前留下的伤疤，那时施特罗以给哥哥上药为由缠了斯塔尔曼很久，他绝不会记错。

既然这不是哥哥的身体，那哥哥去了哪里呢？

是谁给哥哥做了这样一幅躯体，是那些外乡人吗？他们的法术很神奇。

自己果然是哥哥随时可以抛弃的吗，哥哥决定这一切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点愧疚呢？

真想知道啊……

我会找到你的，哥哥……

你一心想拯救的拉莫迪亚，现在可是在我的手里啊……

### 3

三十天后。滕堡。

工作室凌乱的工作台上，放着好几张报纸，最上面的一张是：

*真理之刃*

*启明124年□月□日*

*……斯塔尔曼·冯·奥布雷克遇刺身亡，其弟施特罗·冯·奥布雷克成为新男爵。……*

叠在下面的几张报纸隐隐能看到些“关停人体实验”“斯特尔曼”“禁止……损伤身体健康……研究”之类的字眼。

一双红色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张报纸，眼白布满了红血丝，眼眶有些红。

“斯塔尔曼……”

“……斯塔尔曼……”

马西伦回忆起几个月前在梦里见到的斯塔尔曼，其实早有迹象不是吗？

“利昂，我希望，你去做冻土里的种子。”当时斯塔尔曼这样说，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马西伦几乎是有些慌乱地避开那双眼睛，十八年了，距离他们上次这样面对面地对话已经有十八年了。这些年，马西伦只是通过报纸默默关注着有关他的一切，那些闪耀着光芒的法条，那些流动着希望的改革，那些在狭小的工作室里，一遍遍听着广播里他的声音的日日夜夜。

“斯塔尔曼，”马西伦哑着声音问道，“这个梦是怎么回事？”他能感觉到自己很清醒，面前的斯塔尔曼也和他之前梦到的不一样——自己总是在梦里默默追随着那个意气风发的背影，这样面对面地对话是他从来不敢想的。

斯塔尔曼左右看了看梦境，凑过来搂住马西伦的肩膀，乐呵呵地说：“这个啊，你知道的，我还在滕堡的时候，会做一些现实里完全没见过的梦，后来我想到，那些应该是在拉莫迪亚曾经存在、正在发生、将来会有的情景。想明白之后，我尝试去梦到我想看的内容，结果真的在梦里见到你了。”

斯塔尔曼摸摸自己的胸口，把马西伦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胸膛上：“你听，你发明的机械心脏正在我的胸膛里跳动。我在梦里看到你在工作室研究机械器官了——我就知道，利昂

一定会成为厉害的奇械师!”

马西伦小心翼翼地感受着手下厚实的胸膛和蓬勃有力的心跳，露出一个欣慰的笑：“能帮到你很好了，你以前身体太弱了，你心脏病发作那几次，我在背后偷偷哭了好久，真怕你就这样死掉了。”

“以前我影响不了梦的走向，只能看着，最近我忽然发现我能在梦里说话了，所以我就来找你了，利昂!” 斯塔尔曼拉着马西伦席地而坐，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的“种子”计划。

马西伦认真地听着，不时和斯塔尔曼讨论一些细节。斯塔尔曼和他记忆中的一样闪闪发光，他真希望这计划再长一点，再长一点——

“……就是这样。你会带着最后的铸冰，做冻土里碾不碎的种子，成为温暖拉莫迪亚的火焰——这个我在梦里看到了。” 斯塔尔曼俏皮地眨眨眼，最后紧紧地抱了一下马西伦就消失了。

——现在想来，那简直是托孤啊，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斯塔尔曼，他是不是早在梦中看到自己的死亡，才这样来安排后事呢？

马西伦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些报纸，利落地站起来，抓起墙上挂着的皮制大衣，眼神坚定地推开了工作室封闭十几天的门——他不能再消沉下去了，冻土里的种子不能忘记他的诺言。

资源会有的，组织也会有——熔火，就叫熔火吧，斯塔尔曼把亲手改造的最后一支铸冰托付给了他，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男爵燃尽生命也没能达成的宏愿，就交给熔火来实现吧。

### 历史的回音（正史）

【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多穿着一件皮制大衣，头发有些凌乱，但眼神坚定。他站在酒馆的中间，声音沉稳却充满焦虑：“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等政府来救我们？那是个笑话！如果再不撤离，大家都得等死。”

酒馆里一片嘈杂，酒杯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乎没人愿意听他的话。一个穿着皮靴、蓄着胡须的男人大笑着站了起来：“啧，这不是小马西伦嘛。就你那自学的奇械技术，居然敢叫嚣撤离？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发明家，卢登多夫大学的人都没能解决问题，凭你？”

“你以为自己是哪个天才？你不过是个没有背景、没人脉的小发明家！你不是和男爵是朋友吗，你的朋友连你也放弃了！”

“你一个人无权无势的，别想着当救世主了。顶着这暴风雪出去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而且我们资源也没有，也没人能组织。卢登多夫的老爷们早就带着资源跑了”

青年握紧拳头，咬牙切齿。“资源会有的，组织也会有。那群逃兵，我今晚就会让他们付出代价。”青年摔门而去。

】

正史资料：平行世界限定阴湿马西伦

大概是马西伦封闭自我，等失去了所有人才醒悟过来，带着懊悔和遗憾留下一些……对未来的英雄的赠礼吧

没有人会像他曾经的友人一样包容接纳他了

跟现设这种闪闪发光意气风发无愧于心的英雄差距很大（）

原框架还是有一些阴湿扭曲风味的，现框架是英雄故事——我的理想没有一丝污垢

马西伦

初设：“随便”“我不关心”“.....”“我不要”

现设：“我是天才吧！看我的新发明！”“交给我吧！”“我会救你的！相信我！”

初设其实是胆小沉默内向阴湿那挂的，现在是超级太阳角给大家当太阳

4

#### 【马西伦水仙番外 1 • 平行世界阴暗马西伦】

“利昂，我要去沉眠巨兽群山寻找回费伦的路了，你……要一起吗？”西娅风风火火地推开工作室的门，金色的长发在拉莫迪亚的寒风中飘扬，风雪从她推开的门缝打着转飞进来。

“……”[马西伦]坐在工作椅上，沉默着没有抬头，心里描摹出西娅像一缕阳光照进工作室的样子。曾经他的生命中有三道阳光，异父异母的兄弟斯塔尔曼和施特罗，还有异世界的西娅。斯塔尔曼和施特罗在小时候就被接回卢登多夫当人上人了，斯塔尔曼的光芒平等地照射着整个拉莫迪亚，不久前，斯塔尔曼已经死了。现在，连最后的阳光也要离开了吗？

西娅站在门口，阳光从她背后投进来，照在[马西伦]脸上：“□□说如果再不撤离，大家都得等死。□□准备成立一个叫‘熔火’的组织，带着大家建立新的家园。我准备带剩下的人去沉眠巨兽群山，寻找回费伦的方法。来和我们一起吧！”

西娅对[马西伦]露出一个鼓励的笑，就像小时候的斯塔尔曼和施特罗那样，就像这十八年来她一直做的那样。但斯塔尔曼和施特罗丢下了[马西伦]，西娅也是这样的吗？

他们不会需要一个没有背景、没人脉的小发明家。

“随便……我不关心。”[马西伦]小声地说，内心隐秘地期待着西娅把自己拽起来，说着什么“友情”“羁绊”“相信我”“你可以的”然后把自己一起带走。

“好吧——那利昂留在这注意安全呀！可以等‘熔火’的联络员上门，带你去新滕堡。”[马西伦]心中蓦然沉了一下，不敢抬头看西娅的神色，他害怕在上面看到失望。他听到了听到门轻轻关上的声音。

“……西娅”[马西伦]终于鼓起勇气抬头，只看到黑暗的工作室门，和踩着雪远去的脚步声。

“西娅！”[马西伦]在原地坐了很久，终于猛地站起来，冲到门边，又犹豫许久，悄悄打开了一条门缝。

[马西伦]睁大了眼睛——他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推开酒馆的门，声音沉稳：“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等政府来救我们？那是个笑话！如果再不撤离，大家都得等死。”

酒馆里传来一些嘈杂的反对声，[马西伦]听到有人管那个青年叫“马西伦”——他以为那个人要难堪地离开了，却看到马西伦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地说，“资源会有的，组织也会有。那群逃兵，我今晚就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然后摔门而去。

[马西伦]犹豫了很久，最后在马西伦即将消失在拐角的时候胆怯地跟了上去，却发现那个青年似乎看不到自己，路上的其他人也看不到自己，门外的路熟悉中透着一丝陌生。

他看到马西伦拐进一道隐蔽的门，里面十来个人看到进来的人，眼睛发亮，充满敬意和期待地称呼马西伦为“首领”。那十来个人[马西伦]认得，是跟着□□的那群人，他们对自己总是不屑一顾，为什么却对这个马西伦这么尊敬？

[马西伦]缩在房间角落偷偷观察着，马西伦站在房间中央，露出一个可靠的笑容，大声鼓励道：“酒馆里的居民暂时不愿意跟我们行动——他们有顾虑是正常的，而我们熔火会用行动向他们证明自己。今晚，我们就去铸冰驻地，让那群逃兵付出代价。”

灯光直直照在马西伦脸上，他和[马西伦]一模一样的红瞳中闪耀着自信、意气风发和希望，[马西伦]经常在斯塔尔曼、施特罗、西娅等很多人眼中看到过这样的光芒，唯独没有在自己的眼中看到过这样的眼神。马西伦从皮制大衣的口袋里掏出来一些图纸，展示给坐着的

众人看：“我是天才吧！看我的新发明！有了这个，铸冰不会是我们的对手。我已经请工厂的工人朋友们帮忙了，他们会做出足够的武器。等从铸冰手里拿到资源，我们就带着大家离开这里，去建立新的滕堡，关于新滕堡的建设，我也已经有了完善的想法……”

最后，马西伦一挥拳头，总结道：“交给我吧！我会救大家的！相信我！”

[马西伦]不知不觉就听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的眼中盈满了泪水，不知道自己又快又沉的心跳是因为什么而这样激烈。

## 5

### 【马西伦水仙番外2·那双燃烧的红宝石】

[马西伦]心里知道，这应该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吧？他好像生来就应该是那样闪闪发光、意气风发、无愧于心的英雄模样，他生来就在光里啊。而自己已经永远地被留在了阴影中，没有人会像曾经的斯塔尔曼、施特罗、西娅一样包容接纳自己了。

这时候马西伦已经带着那十几个追随者推门而出了，[马西伦]恍惚了一会，也跟着推门出去，迎面看到的却是自己黑暗凌乱的工作室。

再回头，拉莫迪亚的风雪扑了[马西伦]一脸，这一刻的滕堡就像西娅离开的时候一样寒冷。街上的人也行色匆匆，他们的脸上满是对未来的麻木和茫然，路过[马西伦]时，他们明显是看到了他，但就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匆匆离去了。

怀着一种不知是什么样的心情，[马西伦]来到了铸冰驻地附近，在一个已经搬空的商铺里隐藏起来。他希望看到什么呢？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或许是工作室太黑，太冷了吧。

到晚上的时候，[马西伦]把门打开一条缝往外观察，一队队的铸冰搬着物资从驻地撤了出来，正在这时，一片火光伴随着巨大的响声爆裂而出。[马西伦]看到□□带着一群人冲上去开始和铸冰激烈地交战，他仔细地在人群里看啊，看啊，徒劳地找着期望看到的身影，直到□□成功地从急于撤退的铸冰手中劫下大部分资源并离开。

“随便吧，我不关心的。”[马西伦]把帽檐压低了些，关上门，靠着墙静静地抱膝坐下，自嘲地想着，□□他们和自己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这个世界的“马西伦”就是自己，自己又期望看到什么呢？

该回工作室了。他盯着黑暗看了许久，最后慢慢站起来，拉开了门——

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门口向屋子里看。[马西伦]怔愣地看着那个贴在自己身前的身影，机警坚毅的红色眼睛，战斗后凌乱的发丝，额间沾染的汗珠，还有身上裹挟的硝烟气味，和自己一模一样，又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马西伦谨慎地观察了一会，然后压低声音对身后的人说：“鹰哨据点没问题！大家跟我进来吧，今天大家都做的非常好！”他用手势示意身后的人跟上，紧接着穿过[马西伦]向屋里走去。

马西伦从[马西伦]身上穿行而过的时候，[马西伦]几乎能感觉到马西伦身上的灼热温度，那是刚在战场中心战斗完上升的体温，比在阴暗角落蹲守了几个小时的他温暖多了。

[马西伦]转过身，紧跟着马西伦走到商店仓库，看着他坐下，看着他和追随者们复盘今天的战斗，安抚受伤的人，安置到手的资源，安排明天的行动。没有人能看到[马西伦]，[马西伦]就像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幽灵，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就那样不讲道理地又一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把他冷寂的世界照亮了一角，又不留下一丝温度地离去。

[马西伦]预感到自己又要离开这个平行世界了，鼓起勇气伸出手触碰马西伦的脸庞，不出意料地没碰到任何东西，只是穿了过去。

马西伦若有所觉地转头看了过来，隔着一整个世界，[马西伦]撞进了那对燃烧的红宝石。

然后一切消散了，他回到了空无一物的商店。

6

### 【马西伦水仙番外3•就要亲亲！就要贴贴！】

[马西伦]以高度的研究热情，发现了自己前往平行世界的规律：

1. 怀着强烈的前往平行世界的愿望独自推开任意一扇门，在马西伦出现的地方更容易触发；
2. 进门后会出现在马西伦身边，且只能待在马西伦附近，否则会提前弹出平行世界；
3. 在平行世界停留的单次时长无规律，但总体上有限；
4. 平行世界与现实时间流速等同，前往平行世界时自己处于消失状态。

为了追随那个世界自己的步伐，[马西伦]跟着□□成立的组织前往了新滕堡，他在暗中注视着另一个自己完成了熔火初创、大搬迁、从无到有建立新滕堡等一系列伟大事业，一切美妙的奇迹，发生在了那个命中注定的英雄身上，他比□□做的更好，他的理想没有一丝污垢，他是所有人的太阳。

在无法前往平行世界的时候，[马西伦]就一个人在工作室，复刻和改进平行世界的自己为了建立新滕堡、武装熔火研究的那些技术，好像做着这些的时候，另一个自己散发的光芒也照耀在[马西伦]身上了。

唯一的遗憾，是无法触碰。没关系的，[马西伦]告诉自己，我不需要这个。但是[马西伦]经常会虚虚地环抱住那个无法触碰的虚影，假装自己在和太阳拥抱，假装……太阳投入了他的怀抱。

那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天[马西伦]从梦中醒来，梦中他碰到了另一个自己，他感到迫切地、立刻见到另一个自己的愿望，于是他推开了门。

[马西伦]看到那个白天意气风发、照耀一切的白发青年此刻躺在床上，合上了那双总是精神奕奕的眼眸，青年的胸膛平稳地轻轻起伏着，看起来是睡着了。房间里没有其他人，[马西伦]以前从没有在深夜来到过平行世界，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另一个自己的睡颜。

即使知道无法触碰，[马西伦]还是忍不住上前，把手轻轻放在马西伦的脸上——  
他碰到了！

[马西伦]不敢移动那只碰到的手，生怕那鲜明的触感消失，转而用另一只尝试去戳马西伦的嘴唇——他再一次碰到了！

其实那张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在触感上来说是和自己的脸一样的，但[马西伦]就是觉得那完全不一样，那和触碰自己脸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原来那样闪闪发光、意气风发的英雄，有着如此柔软温热的脸颊。

[马西伦]感到永恒的雪原在对自己低语“这是你的机会”，拉莫迪亚不存在的神明向自己低下头，纵容地说：“去吧，去吧”，沉眠巨兽群山传来悠远的低吟“他是你的，独属于你的”，于是[马西伦]真的这么做了——他凑上去轻轻吻在了马西伦的额头上。

这可能是[马西伦]胆小沉默内向的一生中，最勇敢而喧嚣的一次行动。

但他很快不满足于仅仅轻轻贴在额头上，[马西伦]颤抖着吻过马西伦的眉眼，睫毛，鼻梁，脸颊，耳垂，唇珠，下唇，下巴——马西伦在睡梦中皱了皱眉，但完全没有要醒来的意思。

[马西伦]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邀请，于是他的行动变得更加过分，他先是咬了咬马西伦的下唇，然后轻轻撬开沉睡之人的唇缝，贪婪地汲取着对方唇齿间的甘甜。[马西伦]感到自己和马西伦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近过，从前，[马西伦]只是在阴暗的角落，远远地注视着

马西伦意气风发的身影，永远无法触碰的虚幻身影始终提醒着[马西伦]——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是现在，[马西伦]和马西伦就像恋人一样忘情地亲吻着，尽管这只是[马西伦]的一厢情愿。

[马西伦]感到自己的心跳又快又沉，就像第一次见到马西伦时那样。

这短暂的几个小时里，[马西伦]没有做任何别的事。

马西伦始终没有醒来。

7

#### 【马西伦水仙番外 4 • 贴贴前奏】

[马西伦]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一直到天光大亮。

想和他赤诚相对，肌肤相贴。想看到他的脸上因为自己露出更多不一样的表情。想一直一直抱着他，直到他们的心跳声逐渐重合。他是我的，独属于我的。

除了他，[马西伦]什么也没有了。

掐着能再次前往平行世界的最短间隔，[马西伦]满怀期待地推开了门。

迎面是一个会议室，会议室的长桌两边坐满了人，[马西伦]从长桌一端的门进去，而马西伦坐在正对门的长桌另一端。

“……虽然卢登多夫方面的武装力量比我们领先许多，但大家也不必担心。根据我们的情报，铸冰最近的重心在防范第二次辐射危机后增多的辐射生物，这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发展时间……”马西伦正在用他特有的振奋人心的语气描述滕堡当前和未来五年的城防发展方针，他背后的白板上写着“熔火新滕堡城防委员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

[马西伦]发现马西伦的嘴唇就像完全没有经历过昨晚那几个小时一样，没有红肿，没有自己不小心咬出来的一个伤口。他急切地穿过人群，凑到马西伦面前观察，没有，什么也没有留下。

他不抱任何希望地举起手去触碰马西伦的嘴唇，果然就像以前每一次那样，穿过了那个凝实的虚影。

这时候马西伦开始请大家对方针提一些具体的建议，人群中站起来一个怀里抱着图纸的年轻人，激动地对着长桌上首说：“马西伦先生，我是从卢登多夫来的，我的母亲被企业的人体实验害死了，于是我带着我的父亲和我在瓦夫研究室的研究成果来了滕堡，您是一位比传闻里更加伟大的领导者！”

马西伦立刻请这位年轻人到自己身边，用力地和这位年轻人握了握手，会议室里的众人开始就新滕堡城防系统如何借鉴这位年轻人带来的卢登多夫经验展开热烈的探讨。

[马西伦]死死地盯着马西伦和那个年轻人交握的手，他知道这只是一个领导者对新加入者的尊重和礼仪，他知道新滕堡的发展容不得他们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但是——

凭什么他们的身影都能映入那双眼睛？凭什么马西伦的眼中永远不会有自己？凭什么他们都能和马西伦接触，而自己就是[马西伦]，却永远无法碰到马西伦？

[马西伦]阴暗地想着，既然光明中的马西伦不属于自己，那自己就在黑暗中独占那轮太阳吧！

[马西伦]转身就走，背对着一室的生机勃勃，回到了他无望的现实。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在平行世界待到极限时长。

#### 【设定集】

斯塔尔曼人设好时髦的，心脏病一体弱多病，男爵一位高权重，会做梦的先知一深不可测，年轻被刺杀一早死白月光，自小被接回首都继位一真少爷回来了，疑似还活着偷偷当先知一

死遁批马甲

说不定死亡都是设计的顺其自然！早死白月光发现在男爵的位子上始终束手束脚，顿悟了企业同盟无可救药，正好有人要对他动手，干脆顺其自然假装被杀实则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外乡人和狂想者)

咳，也许弟弟只是爱对他撒娇呢，弟弟爱撒娇从来没有变过！

然后不告诉弟弟，因为在早死白月光印象中弟弟永远是那个爱撒娇的粘人小孩，他担心弟弟没有足够的城府隐瞒这个事，他在意的是将来的重逢，对欺骗弟弟抱有歉疚但不多

施特罗一直活着，107 年就好几岁了，现在 243 年，活了有 144+，永恒之心不会是也经他手了吧，哦永恒之心能让死人复活，那斯塔爾曼转生先知是不是西娅或者施特罗弄来了永恒之心

早死白月光和兄控弟弟，然后马西伦爱而不得是纯付出的深情男二

野史 1：铸冰是斯塔爾曼建立的男爵私兵，本来是为了从企业手里夺权，就像康熙的少年玩伴擒鳌拜、汉武帝的内朝代替外朝一样，可惜斯塔爾曼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鳌拜，男爵手里也没有至上的皇权，于是铸冰被企业策反了

野史 2：熔火之所以叫熔火，是因为马西伦特意起的情侣名，当然听起来是和铸冰对着干呢，寓意也很好

是这样，野史想写斯塔爾曼建立或大力改革铸冰，用铸冰从企业手中夺权，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铸冰主力被策反了，在四面楚歌的时候斯塔爾曼顿悟男爵救不了拉莫迪亚，死前（梦中）托孤马西伦，把剩下的铸冰势力安排到旧滕堡托付给他。马西伦本来就很关心斯塔爾曼的改革措施，从此更是投身斯塔爾曼的遗愿（？），熔火这个名字也是比着铸冰起的 cp 名，正好寓意也不错，但在干革命的过程中越来越舍不得那些跟着他的人们，渐渐的，为了早死白月光奋斗变成了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至于之后为什么斯塔爾曼没在梦里找马西伦说明真相，因为假死给他的能力带来后遗症，现在他不太能控制自己的梦，在梦里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说话或者行动什么的，所以没法传达信息也没法挣脱（？））

### 【会用到的剧情信息】

在镀金铁笼里编织星辰的丝线  
我的琴弦已缠满权杖的藤蔓  
西边的炉火必须永远长明  
当冰霜爬上第八根琴栓

请告诉矿洞深处的火蜥蜴  
雪貂们正拆除冬眠的驿站  
铁砧要敲响第七个长夜  
在齿轮咬碎月光之前

钟摆吞吃了知更鸟的翅膀  
北风不再为苔原披上绒毯  
渡鸦衔走我口袋里的钥匙  
却留下空荡荡的糖罐

冻土下的种子记得诺言  
沉睡的狮子鬃毛里藏着火焰  
当所有童话被装订成遗书  
我的头颅将开成春天的铃兰



——你们永远的歌鸫

笼中雀衔羽书于结冰的墨水匣

**【梗概】**

开局假死

弟弟试图用永恒之心复活哥哥（永恒之心是弟弟偷来给体弱哥哥保养身体的），发现无法复活，仔细观察在脚踝处发现少了一个隐蔽的伤疤，是最近出现的。那么弟弟知道了哥哥假死的真相……

梦中相会